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第十卷·1



医学·文学·身体

身体的再现、医学与解剖：

20与30年代郭沫若小说里的一种含混的态度

略论周有光的文化观

通过韩国革命家金山的华文作品看其思想的变奏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异域书写与历史省思

论小说与电影《半生缘》中的服饰描写映像

论李永平《大河尽头》中的欲望书写

1980年代话剧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空间的审视

革命主题的渗透与预设

“史”、“剧”对立与群己关系的民族认同困境

短篇小说家的舞台哲思

以“立人”为旨归的“别立新宗”

西学与传统之间的转换

并未终结的反帝反封建主题

积蓄力量“再出发”

从“伤痕”到“伤魂”

论梁启超对韩国开化期申采浩诗歌的影响

“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消费语境

新世纪十年以来张爱玲研究综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第十卷 第1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10卷. 1/胡星亮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305-15449-2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193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十卷·1)
主 编 胡星亮
责任编辑 卢文婷 施 敏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6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449-2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 健

副主任 丁 帆 温儒敏 陈思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帆 王 尧 王中忱 王爱松 王彬彬

王富仁 朱晓进 刘 俊 杨 义 何锡章

陈平原 陈思和 吴 俊 张光芒 赵宪章

胡星亮 董 健 温儒敏

主 编 胡星亮

副主编 刘 俊 王爱松 张光芒

编辑部主任 张光芒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编辑部

通讯地址: 南京市仙林大道 163 号(邮编 210023)

南京大学文学院 638 信箱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 话: (025)89686720 89684444

传 真: (025)89686720

E-mail: zgxdwxc@163.com

目 录

【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科学与人文”专题】

医学·文学·身体

- 以郭沫若为例 [日本]藤田梨那/1
- 身体的再现、医学与解剖:20 与 30 年代郭沫若小说里的一种含混的态度
..... [瑞士]宇乐文/8

【学术讲演录】

略论周有光的文化观

- 在“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董 健/17

【台港海外形声】

- 通过韩国革命家金山的华文作品看其思想的变奏 [韩国]朴宰雨 金英明/21
-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异域书写与历史省思 [香港]陈岸峰/39
- 论小说与电影《半生缘》中的服饰描写映像 王 璟/53
- 论李永平《大河尽头》中的欲望书写 郭俊超/60

【戏剧研究】

- 1980 年代话剧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空间的审视 丁文霞/69
- 革命主题的渗透与预设
- 略论 1940 年代左翼话剧的“生活危机”运用 张 华/80
- “史”、“剧”对立与群己关系的民族认同困境
- 陈白尘《太平天国·金田村》再评 王雪芹/89

短篇小说家的舞台哲思

——对劳马剧作三种的阅读 艾翔/97

【文学史透视】

以“立人”为旨归的“别立新宗”

——鲁迅世界的文化创设 杨经建/103

西学与传统之间的转换

——周作人现代性爱思想探源 徐仲佳/111

并未终结的反帝反封建主题

——以路遥、张炜等的创作为例 赵东祥/125

【口述文学史·作家新论】

积蓄力量“再出发”

——卢新华访谈 卢新华 王冬梅/132

从“伤痕”到“伤魂”

——卢新华论(1978—2013) 王冬梅/150

【中外比较】

论梁启超对韩国开化期申采浩诗歌的影响

——从《饮冰室诗话》到《天喜堂诗话》 金海鹰/164

【当代文化思潮】

“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消费语境 肖画/173

【研究述评】

新世纪十年以来张爱玲研究综述 文娟/182

CONTENTS

Medicine • Literature and Body—with Guo Moruo as an example	Rina Fujita / 1
The Ambivalent Attitudes Toward the Body, the Medicine and the Anatomy in Some Guo Moruo's Short Stories from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Victor Vuilleumier / 8
A Brief Review of Zhou Youguang's Cultural Viewpoints—Speech at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i>Zhou Youguang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i>	Dong Jian / 17
A Study on Kim San's Works and the Change of His Thought	Park Jae Woo, Kim Yeong Myeong / 21
On the Exotic Writing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Chen An-feng / 39
Impression of the Garment Description in the Novel and Film <i>Fate of Half a Life</i>	Wang Jing / 53
On the Desire Writing in Li Yongping's <i>River's End</i>	Guo Jun-chao / 60
A Survey of National Culture Space in Dramatic Creation in 1980s ...	Ding Wen-xia / 69
Penetration and Presupposi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mes—A Brief Accou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sis of Life” in the Left-wing Drama in 1940s	Zhang Hua / 80
Opposi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Drama”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nd Individual Place National Identity in a Dilemma—Further Comment on <i>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 Jintian Village</i> of Chen Bai-chen	Wang Xue-qin / 89

A Short Story Writer's Philosophieren of Stage—Review of Lao Ma's Plays

..... Ai Xiang / 97

Creation of A Style of His Own Aiming at the Making of a Gentleman—Lu Xun's

World of Cultural Creation Yang Jing-jian / 103

Conversion Between Western Learning and Tradition—Probing into the Cause of Zhou

Zuo-ren's Modern Sex Thoughts Xu Zhong-jia / 111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Theme Still Exists—Take, for Example, the

Creation of Works by Lu Yao, Zhang Wei and the Others Zhao Dong-xiang / 125

Gathering Strength to *Start Again*—An Interview with Lu Xinhua

..... Lu Xinhua, Wang Dong-mei / 132

From Scars to Scarred Soul—Review of Lu Xinhua (1978–2013)

..... Wang Dong-mei / 150

On Liang Qichao's Influence of Sin Ch'ae-ho's Poetry of South Korea in the "Civilized

Period"—From *Comments on Poetry from the Icy Drinks Studio* to *Comments on Poetry*

from Cheonheedang Jin Hai-ying / 164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Consumption Xiao Hua / 173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hang Ai-ling for the Past Decade of New Millennium

..... Wen Juan / 182

医学·文学·身体

——以郭沫若为例

[日本]藤田梨那*

(日本国士馆大学 文学部,日本 东京)

内容摘要: 作为隐喻的要素,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在现代文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也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残春》以结核病为一个聚焦点,描写了爱牟对S姑娘的纠结的恋慕心理。作品中表现了现代科学与自我意识的交错。结核在他的作品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隐喻性角色。梦境的描写也为作品加上了一个特别的心理场景,使登场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实,内心世界表象得更真实。对结核病的描写见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这与这个时期郭沫若尝试心理描写、告白,重视自由恋爱,宣扬自我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残春》中有关结核的写实性描写与隐喻都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风格。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课题的一个恰当的例子。

关键词: 郭沫若;医学;文学;身体

序

在郭沫若研究中,“医学·文学·身体”是一个重要的论题。他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学习医学,又开始文学创作。在这两个领域中他都受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影响。医学以人体为研究对象,文学则以人心、精神为描写对象。他虽未曾行过医,但现代科学与医学却在他的文章及作品中频频出现。现代科学与医学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已成为一条重要的血脉。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如何与他的新文学创作相关联,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富有兴趣的课题。本论文准备以郭沫若的早期作品《残春》为例,探讨郭沫若文学中“医学·文学·身体”的问题。

一、结核病在现代社会中的流行

自16世纪至19世纪,结核病蔓延于地球上的广泛地区。数世纪来结核夺去众多人的

* 作者简介:藤田梨那,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

生命,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日本明治时代也遭遇了结核病的大流行,曾有“国民病”和“亡国病”之称。其实,结核病是一种很古老的疾病。早在古代希腊和古埃及就已出现。奈良时代结核病已传入日本,大流行始于都会化、产业化急速发展的现代。当时结核一般被称做“肺病”“肺癆”“癆咳”。

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们以为疾病是神对人们的惩罚。还有遗传病和传染病的不同说法。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 Robert Koch 发现了结核菌,确定了结核病的传染病学说。结核的病原体学说虽然只不过在一个世纪前才登场,但它足以推翻有关结核病的传统性观点,并一直主导着今日的医学界。继 Koch 之后,医学界在 1908 年,开发了结核检查药 Tuberculin,1928 年,英国细菌学家 Alexander Fleming 发现了 Penicillin,实现了淋病、梅毒、肺炎的治疗。1944 年,美国微生物学家 Selman Abraham Waksman 发现了 Streptomycin,他的发现使结核病的治疗变为可能。日本于 1949 年进口 Streptomycin,翌年开始生产,于是 Streptomycin 开始普遍使用于结核病的治疗。自明治 10 年(1878 年)开始,结核病的死亡率不断升高,到明治 40 年(1908 年)死亡人数已达 11 万。进入大正时期又上升到 14 万人。结核病的死亡率一直上升到昭和 25 年(1950 年),之后就急速下降。Streptomycin 的使用始于 1950 年,治疗效果十分明显,自此结核不再是不治之病了。

郭沫若留学日本是在大正 3 年(1914 年)到大正 12 年(1923 年)之间,这正是结核病流行最猖獗的时期,死亡率达到最高水平。^① 而且 20 岁上下的年轻人的死亡率非常突出。^② 这个时期出版的留学指南书《留学生鉴》^③里,特设有肺病注意事项的章节,即第 14 章“肺病及脚气的预防”。其中对肺病的预防、肺病的征候、治疗的注意事项、转地疗养进行了具体的说明。这正反映了当时结核流行的社会现象。而且当时留学生中已出现了结核患者。郭沫若的同乡陈龙骥就是其中的一个。1916 年陈龙骥患结核在圣路加医院住院,结核已到晚期。郭沫若去探望他,劝他转院到北里病院去,并亲自陪他转院。但不久陈去世了。朋友的死给郭沫若以莫大的悲哀,同时也使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醒悟。这段经历详见于《三叶集》^④所收给田汉的书简。这个事实也证明当时结核病已普遍存在于郭沫若的周围。另一方面,郭沫若 1919 年进入九州岛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医学。可以说,他当时置身于可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了解结核病的环境中。1921 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中曾详细说明如何消毒结核患者用过的房间,介绍了消毒的方法及药品。^⑤ 如此看来,我们推知结核病流行的环境、现代医学这两个要素与日本留学时代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 《結核死亡数および死亡率の年次推移》,「結核の統計」資料編,疫学情報センター,結核予防会結核研究所編。

② 近藤宏二:《青年と結核》参考,岩波書店 1946 年。

③ 《留学生鑑》1906 年,東京啓智書社。

④ 1920 年 2 月 15 日田漢宛て書簡参照,《郭沫若全集》第 15 卷《三叶集》所收。

⑤ 《櫻花書簡》,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164 页。

二、作为隐喻的结核

结核与其他流行病一样,曾赋予文学以莫大的影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就曾受到结核病的影响;进入19世纪,结核病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登场。如:Alexandre Dumas, fils的《茶花女》、Shelley的《西风歌》、O. Henry的《最后的叶子》、Thomas Man的《魔山》等。在日本,自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也有很多作品描写了结核病。如德富芦花的《不如归》(1898年)是明治时代读者最多的一部小说。泉镜花的《外科室》(1895年)、伊藤左千夫的《野菊之墓》(1906年)、永井荷风的《新任知事》(1902年)、横光利一的《春天乘着马车》(1926年),一直到昭和13年堀辰雄的《风立起了》,这些都可以说是书写结核病的文学。这些作品都描写了结核病所致的悲恋、孤独与死亡。都以描写美丽而又衰弱下去的生命为着眼点,很明显,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属于浪漫派的。

关于浪漫派与结核病的关系早已被Susan Sontag与Rene Dubos所关注。Rene Dubos在《健康幻想》(*Mirage of Health*)中指出:19世纪“肺病所致的消磨与衰弱增加了妇女们的魅力,也为很多浪漫派艺术家与诗人带来了魔力。”^①

结核的浪漫氛围扩大,唯结核为上品、纤细、高贵,健康几被视为野蛮的趣味。疾病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意识——服装装饰身体的外表;结核则装饰身体的内面。当然,实际上结核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干咳、咯血、高烧、体力减退等症状反复折磨着病人,最终夺走病人的生命。结核患者常是苍白的脸上时而泛着红晕,时而激动,时而失去活力。“结核是一种崩溃、发热、肉体的软化。”(TB is disintegration, febrilization, dematerialization.)^②。但结核的这些症状又恰恰大大地刺激了文学的发展。

文学中结核病的隐喻有几个侧面。1. 恋爱的隐喻。Susan Sontag指出:“结核病,表露在外表的高烧正表示了内心的燃烧。结核隐喻首先从描写恋爱开始——‘病了的’爱、‘烧毁’的激情等意象。”^③因此,结核以爱之威力的变形的意象被应用于文学。2. 提高死的品位。“结核病的死使肉体解体,使人格灵化。围绕结核的想象美化了死。结核成了一种充满魅力、每每连接了抒情诗式的死。”^④3. 成为新的自我态度的比喻。结核病装饰身体内面,基于这个观点,它便充当了表白内心意识的用语,充当了表现自我的手段。人们内心炽烈的欲望和过剩的感情以疾病的表现功能而被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说“结核病便是病了的自我”(TB was the disease of sick self)^⑤。

结核是激情的病,同时又是压抑的病。在结核病的描写中,常常表露出被压抑的强烈的

① Rene Dubos,《健康的幻想》(*Mirage of Health*),田多井吉之助訳,紀伊国屋書店1988年,p186。

② Susan Sontag,《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p13。

③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20。

④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20。

⑤ 同上(*Illness as Metaphor*),p102。

欲望;来自传染、隔离、恐怖的压抑。Susan Sontag 指出:“疾病的隐喻并不在于表示社会平衡的崩溃,而是用于表示社会的压抑。这样的隐喻不断地出现在浪漫派的对峙——心与头、自发性与理性、自然与人为、田园与都会——的修辞法中。”^①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结核病在文学的世界中更多地承担了宣扬现代自我的角色。

三、郭沫若《残春》中结核病的隐喻

郭沫若来日两年后,同乡陈龙骥患结核病在圣路加医院住院,郭沫若去探望他,劝他转院到北里病院去,并亲自陪他转院,但不久陈就去世了。1920年郭沫若在给田汉的书信中写道:“他睡在车中,被车轮震荡着,不断地只是干咳,他那大理石一样的惨白的面孔一阵阵地晕起桃红色的血潮来。他那两只玲珑的含着眼泪的眼睛,隐含着无限的希望,不断地只是望着我,咳!他那种可怜的样儿,我至今——我一生终不能忘怀。”^②这个体验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不难想象,目睹朋友的痛苦和死亡,年轻的郭沫若定然切身感到结核病的可怕和人生的不测。但同时这次残酷的体验又为他带来了恋爱的机会。他在圣路加医院偶然遇见了护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将这个偶然的相遇称为“bitterish sweetness”。他在给田汉的书信中写道:“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③郭沫若与异国女性的恋爱从朋友的死开始,这个体验对他日后的文学写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他来说,结核病意味着两层意义——苦痛、残酷的死与甘美的恋爱。这两层意义时常交叠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围绕郭沫若文学,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这一课题时,结核病的这两层意义应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郭沫若最初描写结核病的作品就是《残春》(1922年)。主人公爱牟的一位同乡留学生精神失常,在回国的途中在门司跳海自杀,被救后送进门司的一个病院。在博德湾读书的爱牟接到白羊君的通知赶到医院探视,在病院里认识了女护士S并产生了恋爱之情。故事的高潮是后半部分的梦境,两个人的约会和爱牟之妻的发疯、残杀儿子的事件都以梦的形式描绘出来。梦境在作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部作品中具有几个重要的要素,结核病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进入梦境之前作者已设下了伏线:

1. 自杀未遂的朋友被送进医院,这个病院叫“养生医院”。

“养生医院”在明治时代至昭和中期普遍存在于日本各地。这些医院本来是专门收容结核患者的。前述郭沫若致田汉书信中曾涉及他陪陈君转院到北里病院去。信中写道:“转住养生院里去就北里医治”。“养生院”是北里大学创始人北里柴三郎于明治26年开设的日本

①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p73.

② 《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收, p40.

③ 同上, p41.

第一个结核病医疗设施。北里柴三郎明治 18 年留学德国,师事于结核菌发现者 Robert Koch。回国后在福泽谕吉的援助下,在东京白金开设了治疗结核病的医疗设施,名叫“土笔冈养生园”。大正 3 年(1914 年)又在“土笔冈养生园”旁边设立“北里研究所”,即现在的北里研究所附属病院。北里医院在当时是治疗结核病的权威医院,非常著名。陈龙骥转院到北里是在 1916 年,正是“北里研究所”开设 2 年之后,可见郭沫若当时对日本的结核病研究和治疗已有一定的了解。《残春》中的“养生医院”就已暗示给结核病设下了伏线。

2. 护士 S 晕着粉红的两颊。

文中说这是“处女的夸耀”,但同时也可以表示结核患者的普遍症状。

3. 白羊君说护士 S 肺炎不好,怕会得痨症而死。

这个猜测在梦境中明确地被断定为肺结核。

4. 护士 S 的父母死在美国。

梦境中护士 S 说她的父母在美国死于肺结核,并认为结核是有遗传的。

小说通过这些伏线进入梦的世界,逐渐展开恋爱与爱牟妻子发疯的情节。护士 S 的结核症状在这里被明确地描写出来。盗汗、体力衰退、消瘦、食欲不振、月经失调。这些症状对医科学生爱牟来说明显地表示着结核的初期症状。再加上护士 S 的腺病体质及结核的遗传性等,科学的与迷信的结核病观都表现在这里,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结核病的社会影响。对护士 S 的身体有以下的描写:

她把眉毛皱成八字。她的眼睛很灵活,晕着粉红的两颊。

S 姑娘的面庞不知是什么缘故,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①

在这里,结核病的身体特征反而将护士 S 纤美的形象刻画得十分艳丽。实际上,结核病这个要素在这里暗示了恋爱。这个小说的重要构造就是梦境。1923 年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对《残春》的构造作了说明:

《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的顶点。^②

也就是说,郭沫若在这个作品中刻意描写的是护士 S 姑娘对爱牟的恋爱感情——一种被压抑的心理。他说这是“意识流”。作为文学手法的“意识流”开始于 James Joyce 的 *Ulysses*,其手法便是“内心的独白”(Interior monologue),就是将起伏在心灵深处的思念以连写的形式如实地描写出来。*Ulysses* 1918 年登载于杂志 *Little Review*, 1922 年单行本出版。1918 年野口米次郎发表评论《画家的肖像》(杂志《学灯》1918, 3),第一次介绍了 James Joyce 的“意识流”。1925 年堀口大学发表《小说的新形式内心的独白》(杂志《新潮》1925, 8)

① 《残春》,第 28,29,31 页。《郭沫若全集》第 9 卷所收。

② 《批评与梦》,第 236 页。《郭沫若全集》第 9 卷所收。

具体介绍了 James Joyce 与他的“意识流”。*Ulysses* 的日本译本出版于 1929 年。这样看来,郭沫若在 1922 年就已经在《残春》中尝试了“意识流”的手法,可谓这个领域的先驱。当然,实际上郭沫若如何具体地涉及 James Joyce 的 *Ulysses* 及“意识流”,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的研究。他所说的“意识流”毋宁更多地倾向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心理学。

在《残春》中,郭沫若重视各个要素的暗喻、联想与全体的有机的统合性。比如以下例子:

医科学生爱牟——→有结核病的医学知识。引 S 姑娘注目。

爱牟之妻——→恋爱的障碍(压抑)

白羊君的存在——→恋爱的障碍(压抑)

朋友的精神失常——→妻的发疯

为 S 姑娘打诊——→肉体的接触

血红的晚霞——→被杀儿子的血

Sirens 的联想——→Medea 的悲剧

凋零的红蔷薇——→S 姑娘的命运

题目“残春”——→S 姑娘的纤美、青春的短暂

梦的形式与这些要素的隐喻都为描写终不得实现的恋爱埋下伏笔,但同时结核病也为升华恋爱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连爱牟的医学知识也都为诱发恋爱发挥了作用。护士 S 姑娘和爱牟有以下的对话:

“那么,爱牟先生,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

“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呢!”

“啊啦,你不要客气了!”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半身来,走到我身畔。她的肉体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袒着的两肩,就好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①

在这里护士 S 姑娘迫切地、大胆地来接近爱牟,正如 Susan Sontag 指出的那样:“因为结核源于激情过多,便常会诱惑惑溺于官能的人。结核以激情之病而著名,同时也同等程度地被视为压抑之病。”^②护士 S 姑娘与爱牟的恋爱感情都是通过结核病这个要素表现出来的。很明显,在梦境中结核病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心理环境,使登场人物的告白吐露得更切实,内心世界表现得更真实。

结 论

作为隐喻的要素,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在现代文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郭沫若作品的“医学·文学·身体”课题中,凝结了现代文明与科学精神的问题,现代科学与自我

① 《残春》, p31, 《郭沫若全集》第 9 卷所收。

②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p21。

意识在这里交错。社会病结核在他的作品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隐喻性角色。对结核病的描写见于郭沫若的早期作品,这与这个时期郭沫若尝试心理描写、告白,重视自由恋爱、宣扬“个我”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残春》中有关结核的写实性描写与隐喻都体现了郭沫若的浪漫作风。可以说这个作品是探讨“医学·文学·身体”课题的一个恰当的例子。

身体的再现、医学与解剖：20 与 30 年代 郭沫若小说里的一种含混的态度

[瑞士]宇乐文(Victor Vuilleumier)*

(巴黎狄德罗大学—第七大学 东亚语言文化系,法国 巴黎)

内容摘要：对于郭沫若而言，正如对于其他一些中国现代作者也是同样的情况，身体的再现在文学现代性的诉求里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身体与精神的现代范式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而在根源处的非文学性的再现，又如何被中国现代作者所重新加工？对于郭沫若，解剖与文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医学与身体究竟再现了什么？面对它们的态度又如何？为了提示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回答，笔者将谈论以下几点，从他最早在日本期间撰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开始：1. 文学的科学化；2. 身体、疾病与医学，作为隐喻来运用；3. 解剖学。身体的再现很明显构成一种汉字或中文的意象，是汉语书写的素材库。通过解剖的再现而得到象征化的断裂，也可以在一种文化的提问的视野里来理解：汉语的字体可以包容或者表达怎样的新意涵？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应当保存他们原有的字体（汉字）还是加以改变（转化成拉丁字母）？如何把汉语的字体现代化？如何把书写的素材库与汉语的语言糅合？换言之：如何使用医学的范式，将其作为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的符号？如何把它运用到汉语的字体、身体之上？

关键词：郭沫若小说；身体；医学；解剖学；现代文学；现代化；文化身份

关于现代医学、医生的再现，生物学的、解剖学的身体的现代范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起到重要的作用，乃至于一些作者，比如鲁迅或郭沫若都陈述自己在开始写作之前，曾先去日本学习医学——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他是在剖检一具尸体时，产生了最初的书写欲望^①。

在 19 世纪下半叶，关于身体的新范式被引入中国，主要是可称作“现代西方科学身体”

* 作者简介：宇乐文(Victor Vuilleumier)，现任教于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LCAO, Paris 7)，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副教授，法国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 Paris)成员。

① 参见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9 页。

的范式:这种身体观得到陈述;它是依照在肌肉、神经系统、大脑之间的机械联结的模式来组织的,也被视作意识发生的地点。这是一种作为客体(对象)的身体,并没有丝毫宇宙论或伦理的意涵,与世界相分离。这种身体观的客观化与主体的个体化进程相平行。这种现代的再现主要立足在有关解剖学的实践与认知的基础上。明确地讲,解剖学在有关身体的这些新范式的引入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于解剖学的再现,在近代中国曾接纳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新意涵:对于1890年代的自强运动,解剖学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事实上,身体采取一种知识论的价值:转变身体的再现,即是转变对事物的认识,从而转变文化与政治的现实。比如康有为把中国古代医学里的身体再现与西方的、医学的再现相对立^①。这种再现是现代的,因为它是写实的,奠基在实验的知识基础之上^②。

然而,解剖学只属于从国外引入的新范式中的一个元素:它与社会达尔文、生物学、心理学以及关于种族、民族主义与优生学的现代理论相结合。在民国时期,身体被构想为体现确定的身份:个体拥有一个身体,被赋予性别、民族与种族的固定属性。关于身体的科学再现,伴随着身份的生物化的形成过程^③。对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解剖学的模式构成一种现代化的承载工具。事实上,当维萨里(Vesalius)计划在欧洲形成时,从最初就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的规划纲领:解剖学是一种方法,是方法的隐喻,是重新组织和承载词与物的话语^④。

我们在此暂不展开谈论中国与欧洲文学史中医学与文学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却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文学的身体是一种符号,对照从最平庸的所指(譬如,身体作为民族)到最独特的所指:“疾病的语言”(让·斯塔罗斌斯基的术语)^⑤被转化成文学的话语。如同文学,医学生产一些词语,创造一些术语,(重新)构成一段段历史,探求一些符号,来诠释一些症状^⑥。描述病情的专家也是一个作家;当作家对他的内心疾病进行细致的日记

① 参见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人之一体,读《素问》,考名堂;《全体新论》不知也,外国有人身全体,一见则立明矣。”

② 参见吕澂与陈独秀:《美术革命》与《独秀答》,载《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年1月:“近年西画东输……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海上画工,唯此种画间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成全体,则比比皆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

③ 参见 Frank Dikoetter Frank,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urst & Co., London 1995.

④ 参见 Andrea Carlino, *Les fondements humanistes de la médecine*(“医学的人文主义根基”),载 Andrea Carlino, Alexandre Wenger(主编), *Littérature et médecine, approches et perspectives [XVIe - XIXe siècles]*(《文学与医学,方法与视野》[16—19世纪]), Droz, Genève, 2007,第19—47页。

⑤ 参见 Jean Starobinski, *L'Œil vivant II, la relation critique*(《灵动的眼睛II,批评的关系》), Paris, Gallimard, 1970,第230页。

⑥ 参见 Andrea Carlino, “医学的人文主义根基”,见前引书。